

●从维熙专栏●



从维熙

■文友如此贪杯,关键在于美酒引人。我的酒事自律条例,渐渐被主人的盛情和美酒之醇香撕碎。人好,酒好。其实,打开这种令人畅快的局面,也就足够了。

文人酒事

□从维熙

那年秋天,与十多位文友,豪饮于山东德州,在我人生之秋的酒事生活中,称得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友人来电,说中国有好酒酿自鲁北。友人是诚实的文人,又是作家中的酒仙,可惜,现实生活中的虚假宣传,多如黑嘴乌鸦,他何以证明自己不被欺骗呢?

我特意回电询问,他几句话就打消了我心中的狐疑。他说:您的好几位文友,都已答应前去踏秋品酒了,大家都希望能在鲁北欢快地碰杯。

我快活地说:秋天,是品酒的最好时节。我去。

在我的酒事记忆中,无论在炎夏过后的秋时。两次应邀前往贵州,也都巧在初秋的十月。此次,前往山东品酒,又逢十月之初,随即增加了几天酒嬉的快意。

人生是需要寻觅生存快

意的,特别是到了黄昏斜阳的生命晚年,更需要这种快意的关爱。其实,对我的关爱之一,就是中华美酒。我的孙儿身在美国,知道他的酒鬼爷爷有时过于贪杯,几年前,便从美国带回来一只酒杯,摆在我的餐桌上。他说:适量饮酒,有利健康。这只酒杯的容量是一两多酒,您天天就喝这么多,怎么样?我立刻答应下来。孙儿怕我口是心非,接着说了几句让我为之动情的话:爷爷,酒杯上刻着芝加哥大学的英文字标,那就是我的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您,希望您信守酒事诺言。当时,孙儿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呢。

年逾八旬的我,在独饮时,从不贪杯。可是,只要是外出开会或与友人欢聚,则如同自我松绑那般,举杯豪饮不止。第一次去贵州时,先是喝倒了文友、美食家陆文夫先生。后来,又扳倒了号称

不倒翁的酒友叶楠先生。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应邀到湖北钟祥参加会议,主办方不知从哪儿听说我是迷恋美酒的人,便找了当地一个号称梁大侠的人与我频频对杯。有趣的是,第二天午餐时,这位酒侠失踪了。事后才知道,是与我拼酒后倒下了。为此,在会议结束时,我还向主办方和梁大侠道歉,以警示自己今后酒事不能失度。此事,被同来参加会议的评论家何镇邦先生,当成文坛酒事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一家报刊上,引来许多文友的询问和开心的嬉笑。在此次开往德州的高铁列车上,我预先定下酒事律条:劣酒只沾唇,好酒要畅饮,但绝不再续演酒战群雄的角色。

大家乘坐的中巴,驶进开阔的酒厂,空气中弥漫着的浓郁酒香,已然告诉人们,这是一家正规的酿酒厂。毕竟酒精与水勾兑出来的劣酒的气味

中,嗅不到用纯粮酿造好酒的酒糟之香。仅此一点,已判断出自己不虚此行了。

走下车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块形象各异的石头网织成的石林。仔细观石,看到了精心凿刻的诗章。原来,这是酒厂特设的诗苑。据说,酒厂的负责人是位文学爱好者,深知文学与酒的生命链接,所以有着广阔的文化视野。此外,在纵立着古代酒仙和诗翁高大雕像的绿荫尽头,在怪石嶙峋的山巅之上,耸立着一座名叫酒仙山的典雅殿堂。我年逾八旬,再无精力去攀登那逍遥的酒仙山,年轻的文友们则沿着九曲回肠的小路,登到峰顶殿堂,领略一回酒仙的感觉。

文友如此贪杯,关键在于美酒引人。我的酒事自律条例,渐渐被主人的盛情和美酒之醇香撕碎。人好,酒好。其实,打开这种令人愉快的局面,也就足够了。

□任贤良

贫困年代的精神营养

老家来函说要恢复三十多年前的县办文学期刊《百合花》,希望我能题词或写篇回忆文章。这一下子勾起了我当年许多苦涩而又美好的回忆。

我的老家河北省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位于西部太行山区,与山西省五台县、盂县接壤。抗战时期,这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小县就有5万人参军参战、1万多人伤残牺牲。我的老父亲也在这股抗战的洪流中,于1937年以不足16岁的年龄参加了由聂荣臻带队到平山招兵的八路军115师,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三次负伤,直到1947年才安置到地方,三年困难时期,又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务农。

平山,是一片被革命鲜血浸透的红色土地。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东渡黄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主席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号召。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山又是革命的胜地。然而,这个以老区名誉载入革命英雄史册的山区县却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在我青少年时期,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饥饿,记得跟随父母回到老家的第一顿饭就是从生产队食堂打回来的清澈见底的胡萝卜片汤和掺着菜叶子的玉米面饼子,那在当时,已经算是丰盛的大餐。到后来,更是经常以红薯叶子掺着粉渣(红薯浆提取淀粉后剩下的残渣)充饥。我当时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我有三个姐姐,后又添了一个妹妹),是劳保的对象,仍不能免于饥饿。

唯一幸运的是,可确保我能上学读书,因为父亲是伤残军人,我可享受免除学费的优待。感悟到上学读书来之不易,我倍加珍惜、刻苦努力,借读了三里五乡同学们的大量闲书。加之当时北京、石家庄一批大学老师下到农村学校任教,使我们这些山里娃歪打正着、无意之中开了眼界,接受到了高质量的城里名师的指教。其中一位从北师大下来的名叫周传家的老师,不仅自己写小说,在省市县报刊上发表作品,还把写作的风气传给了我们这些山里娃的孩子们。县文化馆也顺应时代潮流,办起了《百合花》这一当时全县文学青年向往的文学园地,并不时让全县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进行以会代训、深入生活的创作体验。在当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能有这样一个文学园地和文学爱好,就如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使我享受着极大的精神滋养。每一次作品的发表,都是一次极大的精神享受,就如同干涸的心田里浇了一次丰沛的春雨。当时既没有稿费也没有物质奖励,能有的最多是几本书、几本稿纸和到县里开会时的几顿饱饭,而最大满足是乡亲们投来的钦佩赞赏的目光。

毋庸讳言,由于写作上的知名度,村委会在我高中一毕业就让我担任了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每月36元工资,30元交大队记30个工分参与年终分配,6元留作自己生活补贴。后又转为民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记得当时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了解国内外大事,我花了15元(相当于两个半月的生活补贴)买了一个红灯牌收音机,收听文学和新闻节目。更为了读到好书,曾经骑着自行车进山里到一位从城里回乡的业余作家家里借读《唐诗三百首》。因为能写,我差一点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当时分配了两所大学的两个专业供填报志愿,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和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发电专业,但由于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在政治条件上不如另一位竞争者而落选。后来还是因为能写,又差一点被8341部队招兵的同志带走。

回顾当年在农村的经历,除了感谢生活的磨练,更要感谢文学的滋养。如果没有当年的文学爱好(尽管也没写出什么名篇佳作),就不会培养出对读书的兴趣,不会滋生出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和对走出农村的理想憧憬,还有可能被贫困压垮,在生活的磨难中一蹶不振。正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和追求,十年不坠青云之志,坚持读书和写作,才能在恢复高考后以全县前三的成绩被南开大学经济系录取;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和写作的锻炼,才能大学毕业就被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选中,并被破格提拔和评聘高级职称,36岁就成长为新华社当时很年轻的高级记者和分社社长。

在文章的结尾,当我要写下感谢文学时,不由又想起了作家路遥曾因经济窘迫而借钱到北京领奖。文学,可怡情养性,但要真指着她大富大贵就难免成为奢望了。文章惜命论,大概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动物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社会学上的属性。因此,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除了眼前的苟且,还应当有诗和远方。

隔世花香

□李秋志

有句古诗,留在记忆深处:阳光明媚春三月,正是一年踏青时。每年春天,总愿意跑到植物园里踏青赏花,春风、春雨、春花,一股脑地跑进每个人惊喜的眼神里,除了欣赏,只能默默地感受了吧。徜徉于花海之间,花香馥郁,蜂蝶飞舞,繁茂的春天,就滋生在每一张笑脸。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用初生之花草来表达深情厚谊了。《诗经》里有一篇《静女》写道:自牧归荇,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描绘一名女孩子,送给恋人初生的香茅,男子珍爱异常,不是因为香茅有多美,而是留恋那位羞答答的恋人。这洵美且异的荇,就是芳香的爱情信物香茅。多情女子赠送芳香的信物,那位幸运的男子,当然也会投桃报李。难怪《诗经》中还遗

留下了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浪漫记载。

其实,那些肤色、语言各异的异域人,也借鲜花表达男女之间的纯洁感情。比如,莲花被埃及誉为国花。相传,古埃及智慧之神托特的妻子埃赫阿慕纳,曾献给丈夫一束莲花,表达自己对丈夫的忠贞与爱情。后来,莲花便成为古埃及的情侣以及朋友们之间互相馈赠的风雅饰品。

古巴比伦最有名气的建筑,莫过于空中花园了。传说公元前六世纪,尼布甲尼撒二世为消除王妃安美依迪丝的思乡病,采用立体造园手法,在巴比伦城修建了一座空中花园。花园建在二十多米高的平台上,与之相配的还有设计精巧的灌溉系统,远看,犹如悬在半空当中,足见空中花园蕴

含的深厚情谊了吧。

倘若跨过蓝波滚滚的地中海,古代欧洲人也深信,玫瑰花与爱神维纳斯一起诞生。因此,坊间总把玫瑰花当作爱情的象征。玫瑰花,蓓蕾鲜红,烈火般炽热的爱情以及带刺儿的花梗,恰恰暗示了美好爱情的来之不易。很有趣吧,鲜艳的玫瑰陡然变成了欧洲的爱情之神。

不妨再来谈谈西汉的王昭君。为了稳固西汉政权,她远嫁漠北,终日与大漠孤烟为伴,见不到花红柳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王昭君的思乡之情,远重于安美依迪丝王妃。可惜,她只能寂寞地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独自叩门

茉莉是菲律宾的国花。茉莉花在菲律宾语中被称作山吉巴达,是青年男女表示爱情的话语。相传,菲律宾古时候有一对恋人,因爱情遭到世人的反对,便逃往深山野岭。很遗憾,姑娘不慎跌落悬崖。男子一遍遍地呼叫山吉巴达,可是,姑娘却再也没有出现。后来,在姑娘坠崖处长满了芳香的小白花,也就是如今大家熟知的茉莉。

茉莉格调高雅,时常一卉能熏一室香。1965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尼,听到前线歌舞团演唱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他神情非常专注,满脸喜悦。后来,周总理感慨道:我13岁离开家乡,你们美妙的歌声,使我又一次想起54年没有回过的苏北老家了。

现实世界里,花草树木经常

交友之道

□张达明

作家汪曾祺先生是中国文坛公认的短篇小说高手。除了文学成就外,他与朋友交往时的幽默机智,更显出了他做人的独特魅力。

一次,作家苏叔阳和汪曾祺一起去大连开会。苏叔阳先生在大会发言中用了“骈四偶六”的成语,但他错将“骈”读成了“并”,还将“掣肘”的“掣”错读为了“制”。虽然有许多人听出了错误,但碍于面子,谁也没有当面指出来。

吃晚饭时,苏叔阳和汪曾祺坐在同一张饭桌旁。趁大家专心吃饭不注意时,汪曾祺悄悄塞给苏叔阳一张纸条,低声对他说:吃完饭再看。苏叔阳不知条子

上写的什么,急不可耐地偷偷溜进洗手间,展开条子一看,脸便蓦地红了。原来,纸条上写了两行字:骈不读并,读片(二声);掣不读制,读彻。

当时,苏叔阳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泪水顿时就溢满了眼眶,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他努力控制住情绪,擦干眼泪回到饭桌旁,小声对汪曾祺说:汪老,谢谢您。汪曾祺用瘦长的手指,嗔怪地戳戳苏叔阳的头,慈祥的目光里露出了顽童般的笑意。

20世纪80年代,作家陈国凯去湖南开会。吃饭时,他看见一个老头儿已坐在饭桌前,面前

放着一杯酒。当时,陈国凯只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汪曾祺,并未见过其人。当他刚坐到那老头儿旁边时,就有人给他介绍了汪曾祺。还不等陈国凯说话,就听汪曾祺大笑道:你就是陈国凯啊,想不到你竟是个鬼样子。陈国凯一下子就被这个可爱的老头儿逗乐了,也快活地问汪曾祺:您想我应该是怎么样子?汪曾祺先生依然笑道:我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到你却骨瘦如柴。两人从此成了无话不讲的忘年至交。

对此,作家铁凝也感同身受。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有人指着那个正走过来的女子对汪曾祺说:那就是文坛上风头正劲的

铁凝。汪曾祺先生站起来,笑着走到铁凝跟前,盯着她看了一会,然后,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

铁凝一愣,随即便被他的幽默逗得前仰后合,也将两人的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铁凝后来在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是他认识已久的一个孩子。

1986年,高晓声和汪曾祺去香港访问时,同住一室,两人常喝酒聊天至深夜。1992年,汪曾祺去南京,高晓声去看望他。一见面,汪曾祺就从头到脚将高晓声看了个遍,忽然,像找到老朋友似地指着他脚上的皮

匠人,远去了

□高淑英

匠人,手巧者也,是名副其实的工艺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乡村,经常可以看见各色小手工艺者走村串巷的身影,磨刀的、锯锅锯盆的、打铁的、剃头的、修车的、补鞋的、崩爆米花的,五花八门,比比皆是。

一招鲜,吃遍天,身怀各种绝艺的匠人们,大多是兼职,农忙时在地里干活,只在农闲时四乡八里转转,凭自己的手艺和汗水谋生。他们精湛的技艺、勤恳诚信的劳作,给乡间贫困、单调的生活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当时乡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匠人们凭本事吃饭。那时候,村头巷口,匠人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如同一首古老的乐曲,绵延不绝,也陪伴我们走过了清贫而快乐的童年。张铁匠打铁的手艺远近闻名,每次,他和儿子的独轮车在村头老槐树下刚一停下,立刻就有人围拢过来,大伙儿帮着找砖头,帮助和泥巴、安放打铁的家什。不消一刻工夫,一切收拾

停当,等待修理的农具和生活用品早已排成了长队。

那时候,人们日常用的农具、生活用的小铁器等全靠铁匠打造,用坏或者不好使的铁质用具也靠铁匠来修补。打铁是吃苦的营生,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打造一把铁器要经过烧、锻、淬火、修正与打磨好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要经过仔细地敲打修正。砖头垒起的小火炉在风箱的鼓动下呼呼地窜出火苗,跳动的火焰映红了打铁人的脸,烟熏火燎、火星四溅里,打铁人脸上、身上的汗水不停地流淌。一把把锋利的锄头、镰刀、镢头等锻造修好,摆放在一边,价钱三五毛或一块两块,一般全凭铁匠师傅开口。

很多时候,老主顾们早已熟悉了价钱,便自己往盛钱的木匣放下钱,取了家什就走。铁匠也不抬,只是随口答应一声,钱的多少,绝不会有半点差错。张铁匠打的刀,锋利,不卷口。他打的犁铧,既省力,又下地深。只要你拿出样子来,没有他打不

出来的东西,这在当地堪称一绝。

小时候的乡下,人们生活贫困,衣服、用具坏了,舍不得买,修修补补,继续使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锅碗瓢盆很少有不带补丁的。那时候的村头路口,常听到补锅匠唱歌一样的吆喝声:铜锅了铜盆了,清脆悠长的吆喝声未落,烧坏的铁锅,裂缝的盆,打破的碗,一股脑儿全拿来了,排成一列长队,等候修补。

常言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补锅补盆算得上是精密的技术活儿,工匠们精湛的技艺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折服。过去,铜匠在乡村是很受青睐的,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没有人会在乎打碎一个廉价的盆或碗,修补盆盆罐罐的人几乎没有了,铜瓷、这门传统手艺几近失传。

泥瓦匠是农村最常见的匠人。他们常年与沙土、水泥打交道,一把瓦刀走天涯。在乡下,建房、娶媳妇是人生中的大事,人们拿出积攒

了一辈子的积蓄盖新房,把它看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邀请上好的泥瓦匠、木工,择吉日开工建房,建房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主人都要严格查看,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倘墙歪歪了,或出现其他的纰漏,推倒重来不说,还砸了自己的名声。有经验的泥瓦匠,凭眼睛余光就能确定偏正,墙垒得周正,房子盖得稳当,这便是无声的广告。泥瓦匠成年累月专注于建房盖屋,练就了各种娴熟的本领,砌锅台、盘火炕也都不在话下。锅台的高低,灶膛的大小,炕洞的曲直,对他们来说都是成竹在胸,轻车熟路。

农家盖房子,泥瓦匠、木工各司其职,泥瓦匠砌墙,木工做屋架。等到上梁这天,主人设了香案磕头跪拜,鞭炮声里,泥瓦匠、木工把披红挂彩的木梁架到屋架后,就开始在房上撒各色糖块、白面饽饽、粽子等。村里那些小孩子一听到上梁的鞭炮声,便不顾一切地飞奔而至,抢夺落

在地上的美味。上梁之后,新房就快要大功告成了,主人开始宴请亲朋,当然,泥瓦匠、木匠是要坐上首席接受众人敬酒的,他们灵巧的手艺为人们建造了遮风挡雨的家,给农耕时代的乡间打造了一个个历史的烙印。他们是村庄流动的血脉。

铁匠、木匠、石匠、瓦匠、画匠以及剃头匠,这些淳朴的手艺人,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他们是村庄流动的血脉。他们长年累月风餐露宿,走街串巷,游走在各个村庄,像火把一样,温暖并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他们以娴熟的手艺,扮靓着乡村人的生活,任凭世界嘈杂,匠人的内心总是安静、平和的。那些带着乡村质感的手制品,静静躺在某个角落,透过凝重的岁月,闪耀在时光深处。村口破旧的古庙、河边废弃的水车、遍布杂草的井台、老屋精致的木格窗,乃至一堵早已坍塌的断墙,无不在诉说着乡村匠人的过往



上有青竹下宿翁
国画
刘树